



傅朝选

张二嫂的孩子病了，躺在医院急诊室的病床上打吊针。医生来观察病情，诊视了一番说：“针里还需要加药。”开了个处方递给了张二嫂。张二嫂一溜小跑到了药房，赶忙把处方递进小窗口，但处方马上被推了出来，紧接着从里面传出两个字：“缺货。”张二嫂犹如晴天里听到一声惊雷，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。老天！这可怎么办啊？

药房的门“呀——”的一声打开了，里面走出一位胖大嫂（她很少上班，记不清是在那个公司还是那个局工作），两只手抱着一摞子各式各样的中西药。走出门口又拙笨地转过身子：“小凌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，你晚上到我那儿听信儿，拜拜！”

胖大嫂是个软心肠的人，见不得别人哭，看见有掉泪的心里就发酸。她见张二嫂在药房门口擦眼抹泪的，顿时起了恻隐之心，忙走过去询问。张二嫂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说了一遍。胖大嫂说：“我当出了什么塌天大事儿，原来就为这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走！跟我去，我家有。我家不远，出医院大门往右拐，能看到一座米黄色的宿舍楼，就是。”

胖大嫂象球一样在前面滚动。张二嫂在后面紧紧地跟着。一路上有四个人搭讪着给胖大嫂说话。有个卖葱的抓了把葱放在胖大嫂抱着的药上。张二嫂想：胖大嫂的人缘真好。

胖大嫂来到家就翻箱倒柜地找起药来，先拉开大衣柜最下面的一个大抽屉，又从壁橱里搬出个纸箱子，从床底下拽出个大木盒，里面花花绿绿满满荡荡的都是药，成瓶的未启盖，成盒的未开封，成包的未拆口。张二嫂楞楞地看着直发呆：“乖乖！这药比我

们村的诊所里还多哩！”胖大嫂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公费医疗，明白不？我们看病不用自己掏腰包，这就是公费医疗的优越性。”张二嫂似懂非懂连忙点头，讨好地说：“还是吃公家饭在外头好。”

胖大嫂翻了半天，累得满头是汗，最后终于找到这剂药，看了看失效期，递给了张二嫂。张二嫂接过药刚要问问多少钱时，胖大嫂连连地说：“咳！小事一桩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这药放在家里也用不着，再过几个月就过期了。”

张二嫂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辞别了胖大嫂，赶忙向医院跑去，心里想：今天亏了遇见这位救命恩人，活菩萨。

张二嫂孩子的病渐渐好了，她那焦躁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。但是另一件心事又涌上心头：欠的这笔人情帐应该还了。

这天一早张二嫂买了四盒点心，两瓶好酒，逮了只老母鸡送到胖大嫂家里去。

胖大嫂正坐在沙发上打毛衣，见张二嫂进来，半天没有认出是谁。张二嫂作了一番自我介绍，胖大嫂才想起那天的事情：“哎呀呀！大妹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，未玩就来玩野，怎么还花钱。”但是盛情难却，经过一番推辞，还是收下了东西。胖大嫂打听孩子的病况，说：“孩子的病刚好，不能断药，还要营养。”说着把摆在桌上的几瓶药放在张二嫂的篮子里：“拿回去给孩子吃吧！”胖大嫂终年在家养“病”，得什么病用什么药是满有把握的。她曾经当场纠正过一位见习医生处方上的剂量。

就这样她们成了朋友，经常走动。张二嫂常来看胖大嫂，每次来当然不能空着手：那挑着红穗的玉米棒槌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大红枣，经过优选的花生果，冬天的黄瓜、西红柿，刚上市的四缨萝卜，一袋袋一篮篮地往这儿送。张二嫂回去时也没空着手过，总是拿回一瓶瓶、一盒盒、一包包各式各样的中西药。

近年来，村里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张二嫂家的药可多啦！本村诊所里没有的药她家都有。半个村的人都吃过张二嫂家的药，有些紧俏买不到的药都托张二嫂去找胖大嫂。

我又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五届国际会计史学家会议，所提的《试论中国会计的历史贡献》一文，简要地阐述了中国古代会计在整个世界发展史上的地位，展示了中国古代会计发展的主要成就。这次会议虽曰“会计史学家会议”，但与会学者大都着眼于探

索世界会计控制工作，会计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深化的历史发展规律；现代会计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时空观、效益观、控制观，以及把过去、现在与将来联系起来探讨问题的基本观点等。未来会计发展大趋势由此可见一斑。